

他是一個「不」斷的「反」攻「者」

穆穆

記李浴日先生

我這人不大喜歡打聽人家的姓名或者來歷的。我，可以說是老中和鄉，當我搬來時，內地人還不多見，有一天，我寫了幾封信，覺得有舒舒腰的必要，把頭探出窗外，看到在我房後的一排房檐下站着一個身體很壯的內地男人，他右手拿着帽子，左手撓着斑白的頭髮，我被這個滿面紅光而又頭髮斑白的人吸引住，我好像是衣著不整地出來了後門，他似乎沒有發現我的存在，但我却向前打招呼，他是來租房的，我爲了希望一個內地人來做芳鄰，於是努力來促使他和房東的交易成功，我知道他姓李。

他畢竟搬來了，他對於家裡的事似乎不大高興，而太太却拉着四五個孩子在操作着，聽到我的太太講，似乎他常到陽明山辦公，但有時也數天不出門。他們那排房子又搬來兩家人，一家姓盧，一家姓孫，正是他的左右芳鄰，他似乎對於這兩家芳鄰也無多大好感。我的後街也就是他們的門前，如其說是街莫如說是一條臭水溝，他就沿着這條臭水溝在他的門前搭了間竹棚，我每夜熄燈最晚，他似乎在這竹棚裡每夜也在做着些什麼事。

幾個月了，我在深夜裡站在街口乘涼，他似乎也出來了，第一句話就問我：「你在那一界做事？」我這道行這真不好啓口，僅是支支吾吾的敷衍過去了。

有一天在個朋友聚會上，一個人說：「兵學家李浴日也住在中和鄉。」我就猜想這個李先生可能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兵學家，在一個早晨，我們又相遇，這次是我問起他的職業，才知道他正在編「實踐」，於是我問起他的大名，果然不錯就是他——兵學家李浴日。當然我很抱歉地說了些有眼不識泰山的神氣話，話題又談到了文藝界，他很欣賞歷史

小說，最後他說：「最近有個穆穆也常寫小說：還勉強對付。」當然我更支支吾吾地漫應着。不知他是用這口氣來試探我，或者根本就不知我就是穆穆，和我不識他是兵學家一樣。總之，以後我們是相識了，談的也越法多了。

他的芳鄰，盧先生是工程師，經常在外面包工，盧太太很漂亮，願意打個小牌，他的另外一家芳鄰孫先生，看起來是個一表人材的，好像在什麼神秘的機關裡混差事的人，每天這位孫先生所交往的都是叫人估不透的人物，有男也有女，有什麼委員也有什麼專員，有時都聚在盧太太屋裡打牌，有時一連數天夜，說實在的，我真擔心這位漂亮的太太，先生既不在家而又好賭，說不定會吃了這批秘密人物的虧，但是，他們似乎都有點怕李先生，我常常笑，這位兵學家玩的什麼八卦陣。

以後，我們幾乎每夜都是要在這條臭溝邊談一二小個，他那時頭上常戴着個健腦器，有客人也不拿下來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當然也不拿下來，明幌幌地很好玩，他那時正在那個臭溝上建築的竹屋裡編一部數十萬言的大書。因爲我們談常了，彼此都多了解，他是一個很愛朋友的人，而且我也很欽佩他這種寫作的精神和毅力。但是我的太太却替李太太打抱不平：「李先生太自私了，李太太一天忙的那樣捨不得吃，捨不得穿，李先生每天都要吃保養。」這是事實，李太太會做菜，而李先生是廣東人，他很會吃也很講吃，他常說：「生命第一，名譽第一。」他很愛朋友，也請我去吃過兩次。

這時，在我們的談話裡，他積極提倡兩件事，一個是文化人的團結來爭取政府的補助文化，一個是提倡不斷反攻論，這兩件事幾乎是我們每次談話的課題。前者的結論是成立了文化聚餐會，現在仍

然繼續，已經有兩年半了。後者他曾在「反攻」上發表了不斷的反攻論，也有許多人起來響應。（要知道這正是韓戰起來時，也是我們失掉反攻的一個好機會，現在可以證實李先生的看法是對的。）

我們倆不僅在理論上談反攻的戰略戰術，而且合作了一次孫子兵法上的攻心戰術，談起來也蠻有意思的。在一個夜裡我丟了一件襯衣和一條褲子，他丟了一支派克筆一個手錶和百餘元現款，我們都報了案，但破不了案，我說認倒霉吧，他說要作戰到底，我說看你的兵法，果然在我晚上回來時，各個牆角都用紅油漆寫滿了「捉拿小偷」的字樣，我心裡覺得非常可笑，他好像鄭重其事的一樣。沒想到真發了效果，第二三天的早晨，每個「捉拿小偷」，僅剩了「捉拿」，足證明那個「小偷」就在我們身邊左右，觸目驚心不願自己的身份公然暴露，所以在深夜給抹掉了，我們都猜透了是誰幹的，可是沒有實証，人家又冒充是什麼人員，我們也無暇去調查，後來那位孫某人犯了案，才知道他就是個小偷的領袖，他的太太是四馬路的野雞。（孫某被押送外島，這位野雞太太在臺灣也幹了正式的妓女。）

後來，李先生搬到竹林路去，離開這條臭水溝，我們的見面和談話就沒有從前那樣方便了，但他在深夜來訪，可是沒有在臭水溝旁談反攻那麼起勁了。在他死前一月，我們在街上碰過三次，奇怪的我們都好像有許多話要談，最後彼此都說：「停兩天找機會好好談談」。但大家都窮忙，這機會再也找不到了。

他搬到竹林路就出版一個戰國月刊，是胡璉兼福建省時，借付了十萬元，放利息來維持這個刊物，但福建省政府改組，又要追回這筆款子，其餘的都繳回了，僅有一萬五千元放給人家有公證有保，但是追不回來，他爲此事着了急，他在死日的前一天計劃去金門就爲了去繳這筆款子。唉！這是一「名譽第一」把他害了嗎？

他死前一天，李太太到各書店收書款，（他的書都是太太和孩子幫他發和收款的。）在衡陽街上

遇見，他特請她到一家冰店吃冰激凌，他溫和的說：「你吃吧，這些年來妳從來沒有舒舒服服坐下來吃個夠，妳今天痛痛快快的吃够了吧！」李太太是捨不得多化錢的，他就橫一個豎一個連叫四客，自己吃一口就推給太太，唉！這是否前兆呢？

他的死，我始終不相信，死之次晨，我因當夜給政治部闢稿至五時才睡，盧太太拿着報紙在院裡

喊。我從床上跳起來，聽到了這個消息，連忙去到了殯儀館，見到李太太哭的慘痛，想起那五個無依的孩子，我不敢再到他的家裡，我叫我的太太去看她們，回來說：大孩子仁師（十五歲）說：「媽媽，妳不要難過，我今年一定好好的讀書，考取獎學金。」唉！無知的孩子，獎學金會能解除媽媽的傷痛嗎？可是一個孩子除了考取獎學金之外又有什麼

辦法呢？

李太太是個修養很深的人，她在早年會寫過小說，文藝作品，她會勇敢的站立起來完成李先生的未竟之志。也希望朋友們伸出手來援助她。

這個講「生命第一」的人先去了，這個積極喊「不斷反攻」者去了，他沒有看到反攻，我們幾時反攻呢？我們文化界還需要更團結的。